

百合文丛

BAI HE WEN CONG

梦入剡溪 的笃声

曹凌燕 著

MENG
RU
SHAN
XI DI
DU
SHENG

趣说越剧

QUSHUOYUEJU

百家出版社

- 弦边春秋
- 闲看长安菊正黄
- 曲海寻珠
- 梦入剡溪的笳声

也许我们不曾珍惜
过往的一切
等到失去时才追悔莫及
甚至理由难寻
那就让这本小书
故事与历史
唤起我们共有的记忆
快乐抑或苦涩
用坚韧的文化之根
拴住泥土里生长的每一颗心

ISBN 7-80656-144-7



9 787806 561447 >

ISBN7-80656-144-7/J · 97

定 价： 12.50 元

百合文丛

梦入剡溪的笃声

曹凌燕 著

百 家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入剡溪的笃声:趣说越剧/曹凌燕著. —上海:百家出版社, 2001. 1

(百合文丛)

ISBN 7-80656-144-7

I. 梦… II. 曹… III. 越剧-戏剧史
IV. J8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3931 号

责任编辑:王 刚

装帧设计:幸 年

百 合 文 丛

梦入剡溪的笃声

曹凌燕 著

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)

(邮政编码 20003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125 字数 112000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300 册

ISBN 7-80656-144-7/J·97 定价:12.50 元

编 者 的 话

“百合文丛”是一套立足中华文化的图文小丛书，丛书以故事和照片缀拾历史，勾勒文化演进的大致框架，希望使本已沉重的文化不再因阅读的沉重而逃逸读者。丛书之每一种通过对所叙述艺术种类的完整历史的精心筛选，择取其中的每一个重点，并藉助流畅生动的话语，使人们重温文化与历史。

《梦入剡溪的笃声》，勾勒越剧的发展史——活的故事，活的历史，没有理由不让人体味阅读的快乐。

目 录

- 田头上走出新唱书 / 1
唱书领袖金芝堂 / 5
哭声化作[哀哀调] / 8
“承灯书”南北始分裂 / 10
唱书艺人粉墨初登台 / 12
的笃声声“小歌班” / 14
东王村 小歌班不惧招祸端 / 16
“醒世社”昏世屡遭险 / 19
四闯上海滩 / 21
公园里诞生的《孟丽君》 / 25
第一支专职乐队 / 28
初闯大世界 / 31
施家岙 越剧第一班 / 34
女子新创[四工调] / 38
一代宗师金荣水 / 40
十二名伶“拜干爹” / 43
施银花东山再起 / 46
小白玉梅随父学艺 / 49
两茶楼名花争夺记 / 52
小泉香被踢上台 / 55
患难中结下姐妹情 / 58

1



- 初挂头牌“站台板” / 61
第一张越剧唱片 / 64
一娟压三花 / 67
“银杏并蒂” / 70
《花木兰》凯旋“孤岛” / 72
小妹妹抢占越剧名 / 75
第一次上电台 / 77
傅全香偷师程砚秋 / 80
徐玉兰勇斗“和平军” / 82
救场“包公” / 85
消逝在黑暗中的闪电 / 87
带血的“是我错” / 90
红星飞逝 / 92
宁波来的琴师 / 94
袁雪芬·香妃·[尺调] / 96
吴小楼松江遇险 / 99
吃苦练得[弦下调] / 101
竺水招泪别四明山 / 104
范瑞娟的“变脸” / 106
“祥林嫂”登上越舞台 / 109
袁雪芬无辜遭抛粪 / 113
周恩来冒险观越剧 / 115
技导第一人 / 118
十姐妹携手《山河恋》 / 120
筱丹桂之死 / 123
热衷越剧的“三角牌” / 126
首上银幕 / 128
田汉赠戏《珊瑚引》 / 130
“飞行堡垒”解围记 / 133

抓阄定演出 剧团伤元气 / 135

汤小姐抗命汤司令 / 138

硝烟中的挽歌 / 140

“群英会” / 142

袁雪芬登上天安门 / 145

剧团国营起风波 / 148

毛主席两次看《梁祝》 / 151

“越剧号”战斗机 / 154

知难而上拍《梁祝》 / 157

程门弟子拜师记 / 160

越剧小姐泪洒《西厢》 / 163

《千军万马》撤出舞台 / 166

在朝鲜战场上 / 168

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 / 171

电影节流行“贤妹请” / 174

欧陆行 / 176

一梦牵动亿万心 / 178

劫后重逢大团圆 / 181

舞台姐妹故乡行 / 184

附录：行话术语简释 / 187



田头上走出新唱书

清清的剡溪水，从浙江东部嵊县境内的群山中穿流而过，勾画出一幅山青水秀、草木相映的美景，也孕育了各种绚丽多姿的民间艺术。位于剡溪北岸的马塘村，就盛行一种被称为“田头唱书”的群众性文化活动。每当劳动之余，村民们便三五成群，自发聚集在田头、晒场，或数人同歌，或互相对唱，或一人表演，尽情抒发劳动的收获与生活的欢娱。

清朝咸丰二年的一天，夕阳西下，马塘村笼罩在落日的余辉中。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们吃过饭后，便三三两两、从四面八方往晒场上聚拢。沉寂的晒场顿时热闹了起来。

在众人的吆喝声中，一位青年男子首当其冲站了出来。他就是被人们称为“草木才子”的农民歌手金其炳。因为他的歌唱得响亮悦耳，十分动听，且能够即兴编词，自创新曲，因而在马塘村众多的唱书者中，特别引人注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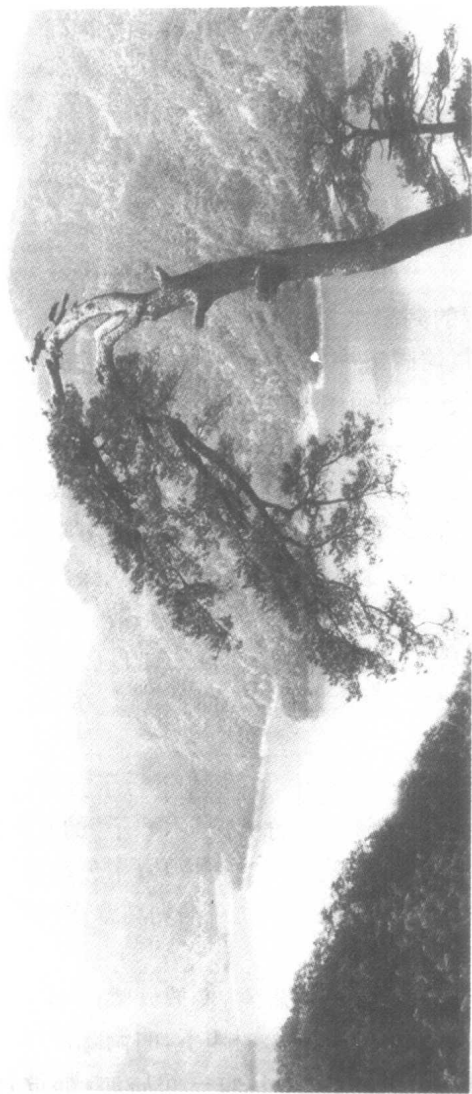
只见他微笑着略加思索，便放开嗓门唱了起来。他唱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逸闻趣事，曲调既像民歌，又有点像佛曲“宣卷调”，而且每一句后面，都带有“四



梦入剡溪的笃声

Meng ru shan xi di du sheng

2



剡溪

工合上尺”的衬音拖腔。

听着这清新流畅的曲调,大家无不拍手叫好,而且纷纷要求跟他学唱。一种被称为“四工合调”(后被称为“四工唱书调”)的新曲调从此诞生了。由于它简洁灵活、好听易学,且富有当地的乡土气息,很快便流传开了,成为当地农民田头唱书的主要形式。

咸丰末年,由于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,一些贫苦农民开始唱着“四工合调”去沿门乞讨,以维持生计。

卖唱者肩背钱褡和干粮袋,手拿一根长长的竹制旱烟管,敲着门槛掌握节奏,即兴编唱。唱的多是一些诸如:“早生贵子跳龙门”、“福也增来寿也增”之类劝人为善、祝福颂扬的吉利话(当地叫“彩话”),或者农村生活小故事,如《蚕姑娘》、《败子回头金不换》等。随口唱上一段,然后向主人乞求一点报酬。这样挨家挨户地往下唱,人称“沿门唱书”(又称“唱馍糍”)。

起初只有少数人利用农闲时出门卖唱,以后从事这一行当的人越来越多,尤其是马塘村,几乎家家都有人会唱书,有时候在一个地方,会碰到七、八十位马塘人。艺人们走村串乡,沿门卖唱,把原本用以自娱自乐的唱书形式演变成了赖以谋生的重要手段,并将它传播到周围各县,远至杭嘉湖一带。

随着影响范围的扩大,唱书的艺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,唱段篇目也更加丰富,开始逐渐占据中小城镇的茶楼、酒肆等固定演出场所,进入了越剧的前身——“落地唱书”时期。从田头上走出的民间“唱



梦入剡溪的笃声 *Meng ru shan xi di du sheng*

书”，就这样，带着泥土的质朴和芳香，孕育出了越剧的胚胎。

唱书领袖金芝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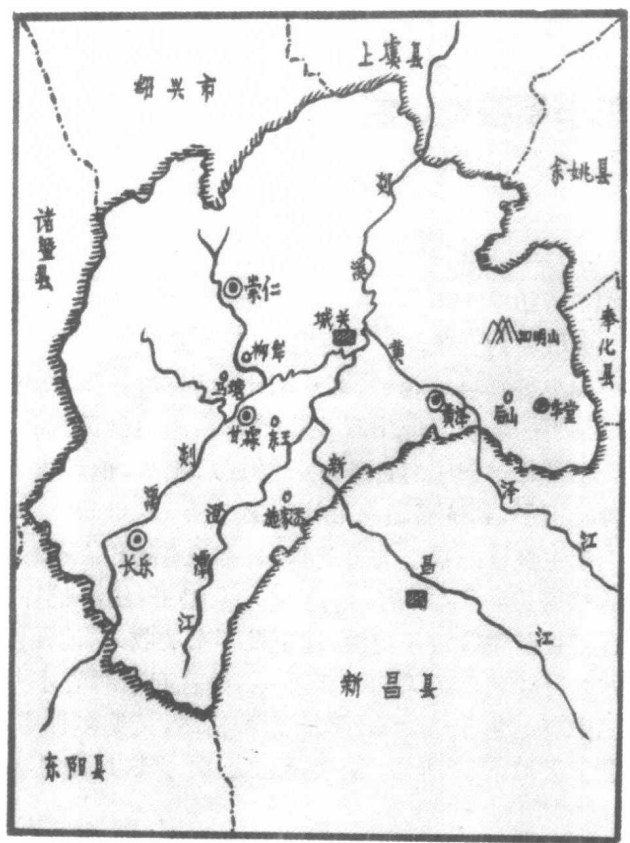
清朝咸丰年间，在嵊县马塘村一户金姓人家，一个被取名为金芝堂的新生儿呱呱落地了。

小芝堂自幼聪敏，喜欢唱书，且有过目不忘、随口编唱的本领。但出身在贫苦农家的他别无选择，从小拜师学起了鞋匠手艺。学成后不久，他就挑着鞋匠担子，到杭嘉湖一带补鞋谋生。

生性喜好唱书的金芝堂，时常把鞋摊设在茶楼、酒肆旁边，一边补鞋，一边听人家唱书，细心揣摩。看着补鞋生意过于清淡，远不及唱书的收入，他便开始改行学艺。每天清早天不亮，他就起来对着水井练中气。由于他勤奋练功，刻苦钻研，又见多识广，善于吸取各家所长，很快就显示出了非凡的艺术才华。

大约 1689 年，金芝堂来到余杭葫芦桥茶楼唱书，恰好碰到“湖州三跳”艺人也在这里演唱。他发现“湖州三跳”的曲调比较舒缓，适宜于用来叙述故事情节，于是就把“湖州三跳”与[四工合调]相糅合，创造出一种新的曲调，当时的艺人称之为“湖调”。因为它的帮腔中用了“呤嘎呤嘎衣呤嘎”等衬字，后





嵊县简图

来人们把它改名为“呤嘎调”。

这一曲调的问世,解决了[四工合调]难于叙述情节的困难,开拓了唱书的表现领域,因而迅速在艺人中得到传唱,成为“落地唱书”时期最重要的一种

曲调。

金芝堂脑子里储存着各种各样的书目,他能够“三个月不唱回头书”。一些情节简单的民间说唱和生活小故事,只要一到他嘴里,经他添枝加叶后,就会变得有血有肉,曲折生动,一连唱上几天几夜。他还从宣卷和其他曲艺中吸收题材,创编了《双珠凤》、《金龙鞭》、《玉连环》等故事性强的长篇书目,满足了市民阶层的需求。

在表演上,金芝堂以诙谐幽默、滑稽有趣见长。他兼收“文书”(坐着表演)、“武书”(站着表演)的长处,坐、站、走灵活变换,唱、白、表融为一体。他还运用“五色嗓音”演唱不同角色的唱段,并增加了惊堂木、扇子等小道具,配合说唱,因而他的表演活灵活现,吸引了大批听众,享誉杭嘉湖一带。

金芝堂不仅技艺超群,为人也堪称楷模。他虚心好学,与同辈艺人相金堂等在竞争中互相交流,大大提高了“落地唱书”的表演水平,为这种草台上成长起来的民间曲艺向戏曲形式的过渡创造了条件。他还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后人,出自他门下的徒弟马阿顺、张瑞丰等,日后都成了“小歌班”时期的著名艺人。称他为“唱书领袖”,是当之无愧的。



哭声化作[哀哀调]

在嵊县剡溪以南的中高村,有个唱书艺人名叫张国森。他时常像其他艺人一样,利用农闲时间,辗转各地,卖艺求生。

这一天,在外唱书多时的艺人,为了应付农忙,踏上了返家的路。傍晚,他来到山北区的一个村庄,找了一家小客店,住了下来,准备第二天一早再继续赶路。

夜深人静,四周一片漆黑。辛苦了一天的艺人早已进入梦乡。忽然,一阵妇女的哭声把他吵醒了。这哭声十分的凄惨,尽管是从远处传来的,却直刺他的心怀,挥之不去。他再也无法入睡了,只得披衣下床,顺着哭声传来的方向往前走。

来到一户人家门前,只见门外已经围着一些好心的邻居,有的在劝说那妇人,有的在唉声叹气。张国森上前一打听,原来这女人的丈夫刚刚去世,丢下了她和一个年幼的孩子,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婆婆。想到这一家老的老,小的小,从此生活没了依靠,妇人伤心备至,不禁失声痛哭。

看着眼前这令人心碎的一幕,张国森洒下了同

情的泪水。他找了一块石头，呆呆地坐在上面，听了半夜。

回到客店，他无心再躺下睡觉，于是拿起笔，伏在灯下，编起了唱词。写好词，他又用刚才那妇人的哭调给它谱上曲子。就这样，一段记录哭声的唱书产生了。

第二天，张国森回到了家中。他顾不得休息，就把这段新写的书唱给乡亲们听。那生动感人的唱词，深沉哀婉的曲调，感染了每一位在场的听众，他们无不为之动容，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。这种曲调轰动了全村，并很快红遍了剡溪两岸。群众称它为[哀哀调]。

张国森创作了[哀哀调]以后，又对它进一步加以改造，并将它移植到其他唱书曲目中，作为张家专用的拿手曲目。许多人慕名前来求教，但张国森舍不得将它外传，甚至在家中也定下了“教子教媳不教女”的规矩。致使[哀哀调]只能在剡溪以南少数地区流行，没过多久，便失去了它的生命力。

落地唱书时期红极一时的[哀哀调]逐渐消亡了。人们根据[哀哀调]流行不广，短暂走红的历史，给它取了另外一个名字：“点红调”，也叫“一点红”。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名称无疑会让我们对艺术兴盛、衰亡的规律有更深刻的理解。

